



曲洧舊聞卷之六

宋朱弁少公張撰

○豐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已  
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豐曰曾公真  
拜相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設施始得子宣聞  
其言怒甚翌日罷爲工部尚書故相之謝表云  
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於封章  
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宣  
又不果也



○劉德初爲儀真教授日與宮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秘監時爲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間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爲臺諫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知其意不可強遂止

○邢恕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溫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博夫年未二十文學早就議論如老成人黃魯直諸公皆與之爲忘年友所謂元城小邢是也元祐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密啓曰今日更張雖出於簾幃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爲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幾復以此撼搖溫公溫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爲趙氏慮當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溫公曰光之



心本爲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聽納其說紹聖中言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乘虛助之蹤跡詭秘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言醞釀已成密令覘者於高氏南北二第譏察其出入

哲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遏以聞欽聖欽聖曰事急矣乃同邀車駕問曰常時不曾御後殿今必有大事也

哲宗亦不隱欽聖曰大臣既有異謀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娘閣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不可乃與外廷謀乎

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冊子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溫二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



越山書屋 卷之六  
小冊子和叔放歸田里曾子開作詞頭其略云  
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斥之罪欺天悞國  
職汝之由矧汝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  
恩意非輕一旦翻然反爲仇敵擠之下石孰謂  
虛言子厚於謫所聞之惶懼於謝表中自敘云  
極力以過絕徐王覬覦之謗一意以推尊宣仁  
保佑之功豈惟密盡於空言固亦顯存於實狀  
反覆詭詐掠虛美者他人驚直拙踈歛衆怨於  
一已所謂欲蓋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

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因論列其  
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  
不得居四輔京再作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間  
子由訃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  
爲予言京以子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  
而疑其諸郎故卹與獨厚也蔡京進退倚中貴  
人爲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省樞密  
院貴史文資中爲中大夫者宴則坐朶殿出則



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材力勲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倖門一開建節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爲三少時時陶鑄宰相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官又

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也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閑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



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乃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

九萬七千二百餘貫酈延開祐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倍之而我羗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才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真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



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卧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窮既往不足咎也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畫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失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



瑟眠羅頌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  
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  
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  
神蓋不足恠而穎叔為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  
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  
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  
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

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  
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  
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  
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  
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  
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  
以為笑

此與陶穀党姬事相類  
兩山墨談已並載之矣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  
據介甫不能聽姪零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



陳楮錢平甫答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

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衆悟其爲戲乃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千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須臾應萬回太學呼爲薛萬回昂守



洛師日子安居洛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也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東坡嘗與劉貢父言軾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何物答曰一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晶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

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筋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饑甚索食東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東坡答如初貢父曰饑不可忍矣東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東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為模又語訛模為毛嘗同音故東坡以此報



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獄吳冲卿在揆路見安石更張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擯棄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爲已利故因相州吏詞連宰相凡冲卿親戚官屬皆鞠考鈎致其語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具論臺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爲中丞冲卿久之求退而新州終以擊搏輔政自此觀望成風爲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 一在

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柰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爲張賓老所知在從班



○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末以後多  
偃藩于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事歷歷如  
在目前宣和間守鄭京兩路旱蝗蝗獨不入鄭  
境客或譽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論時事後必  
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自鄭歸老于曹建炎初  
卒于家平生好事極多子願誌其墓不知其子  
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爲而畏人不從者  
多托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  
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爲相欲稍蠲罷以  
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鏜等爲參詳官討論其  
事聞陳瑩中著尊堯集專爲先政也天覺奏乞  
取其書復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輩恐  
天覺得志不爲已利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  
憲相友善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螭憲  
鏜子壻也憲歸見鏜論天覺孤危丈人盍謀所  
以自安者鏜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  
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



能成一代勲業者今陳瓘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鏜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曲洧舊聞卷之六

曲洧舊聞卷之七

宋朱弁少張撰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鄭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于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醴醑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蕭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琬醕濮



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戚里李和文駙馬  
 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附馬敦禮醞酥曹附  
 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附馬獻卿香瓊大王附馬  
 瑤琮錢附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  
 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  
 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即白礬樓也忻樂樓仙醪  
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樓也遇仙樓玉液玉樓玉醞  
 鐵薛樓瑤醞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玉  
 髓會仙樓玉醞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

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為舖中山園子店千  
 日春今廢為舖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  
 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  
 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  
 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  
 正店瓊液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  
 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醪醪  
 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湏泉鄭州金泉河北  
 真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



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  
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宜城博州宜  
城又蓮花衛州栢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  
細酒洛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  
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醅趙州瑤波相州銀  
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麴又錯著水河  
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  
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橐泉河中府  
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上尊

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  
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  
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  
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處州谷簾洪州雙泉  
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  
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  
湖州碧蘭堂又雪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  
臣堂又玉醴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  
竹葉清劔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長春



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閩州仙醇峽州重  
麋至喜泉夔州法醅又法醞荆湖南北荆南金  
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  
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  
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  
眞珠泉第一兗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醖又  
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麴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  
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  
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

米滑州風麴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泉又  
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  
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  
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  
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  
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温成薨未  
久嗣臣闕而不進

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也甚不



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歐公  
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  
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  
日月開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  
進上大喜禹玉拊歐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  
九子也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公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  
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  
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光天中東都設燈文宗

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  
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  
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  
遊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春明退朝錄大同小異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綠莎廳  
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  
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  
不修也又見退朝錄

○元豐元年盜發陽翟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



始盜之穴塚也煙霧不可近及有黃氣氤氳而出乃下石乘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鋤鍬擊之應手而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颺取金帶携珍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耆侍中家疑塚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媪善聯串骸骨耆子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臨視者嘗以一骨一鬚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鬚也予嘗從晁之道過陽翟拜于元獻墓下以耆事實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

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豈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

太宗諭宰執曰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洒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踈遠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寘法



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執皆慚服

或言是雍丘尉武隆

○田錫以敢言為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政事少有關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獎之錫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顧身為國家真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

持盈守成為念不可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宣公累上䟽切諫以為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垂名以誇後代耳其言痛切者則有曰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卹民而黃巢起於饑歲陛下好行幸頻賦歛豈知今無劉項黃巢乎帝覽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納諫如此



楚山書屋  
卷之七  
七  
○昭宣景福殿使

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執政欲以樞密賞之

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權要因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汙不法王明爲郢陵縣令獨以廉律身凡訟故例行賕賂明皆不受曰但爲我置薪芻積於某處他不湏也久之積如丘山民間莫曉明因之築堤以備水患

太祖聞之擢權知廣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爲右正言直史館滿歲命爲正字

○寇萊公有將相才

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唐文皇之魏徵也

○真定康敦復嘗語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墻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



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渾是湘南水岸頭殘  
白晚雲歸嶽麓濃香秋菊滿汀洲靜尋綠徑煎  
茶寺徧上紅墻賣酒樓西洛分臺索拘檢繡衣  
不得等閒遊據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  
也但留臺不著所出可爲恨也予曰典籍自五  
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秉筆之士所用故實  
有淹貫所不究者有踏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  
從來者譬侏儒觀戲人笑亦笑謂衆人決不誤  
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復抵掌曰請爲我於曲洧

舊聞併錄之敦復字德本事親孝爲吏廉種學  
績文孜孜不輟見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是  
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間晁以道爲  
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箋  
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竊一第  
固爲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  
曰子之志美矣然爲學之道當慎其初能慎其  
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居絕人事榜之



曰初菴又自號初菴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為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為正字自是與晁氏兄弟絕矣既長風憲位丞轄諱從晁學王將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已始作簡作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襄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菴者但目為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日傳都下紙為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當時讀者莫不失笑又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愴如此使其得志必



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爲陝西提刑時晁無咎乍下車平仲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既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絕後乎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

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王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



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掛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于朝野聞者莫不笑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劉正夫言長主於屬雖尊於服已踈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予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鑰北都有旨許過闕日朝見鄧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于東水門船中留語終日有見其論事劄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于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京大以為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伸前論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

○蔡京持祿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游從不肯去都城未踰年



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  
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聞張天  
覺除中書侍郎乃皇遽東下于姑蘇因朱冲内  
連貴璫人人與爲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許還  
第聲艷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間王黼當軸  
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爲已利百方欲去之然  
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并令蔡攸同往取  
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貫飲攸亦預焉  
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酒方行自陳曰某衰

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  
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爲公無不竊笑者  
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往往遣使取表自京  
始



曲洧舊聞卷之七

曲洧舊聞卷之八

宋朱弁少張撰

○劉逵公逵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穎叔為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鰈一條與龜獻于逵以致今秋歸之意或曰穎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客客散熟寢偷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



楚山書屋  
卷之六  
豐覺之起坐呼偷兒曰汝迫於貧至此勿怖也  
以白金孟子二與之偷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  
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肯言聞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  
見于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  
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禳皆  
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  
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  
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

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錢餽  
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  
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  
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  
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  
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  
壻并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薰灼  
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  
而門生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



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

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爲中秋宴賞而作也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歛溪據二浙上流古爲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詩所謂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千仞鴈停桂百丈見游鱗即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寺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今到興唐遊竒踪更無別枿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幾迴碎明月溪



即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為登覽勝處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訟蔡密語言事就逮開封獄時黃經臣監勘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為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曾於宮禁對左右說及瓘宜召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其如在天之靈何上感額者久之

○建中靖國間既相曾布而召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觀文出守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諷臺諫言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內徙師朴謝表云轉徙風波獨安於近地歸還里閭最早於他人上讀至此曰我固憐忠彥今觀其表忠彥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嚴其徒讒甚煽熾慈聖殊不憚富韓二公上書切諫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豈



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  
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復車駕一出都人懽  
忭鼓舞所在相慶慈聖語其事於宰執宰執稱  
賀魏公進曰臣觀

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諭臣等必是聖心深厭萬  
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豈  
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臣等謹自  
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捲簾而退既下殿富公徐  
曰稚圭茲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  
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  
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  
以告黼翌日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  
甚於花石中山劉元宥長卿嘗為予言宣和末  
親於畿北馬鋪中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栽成  
愁歎本石仍砌出亂亡基如今應奉歸真宰論  
道經邦付與誰

○薛嗣昌善交中貴每有餽獻常備四副如錦椅



背坐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為率嘗對晁之道言此輩還朝至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二十副矣本閣分十副餘十副令渠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廉耻乃至于此不自知可耻又復誇於我前耳

○崇寧初苞苴未盛至政和間則稍熾矣鄧子常在北門所進山蕕數倍於前緘封華麗觀者駭目江子我有玉延行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光桶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

皆足其欲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霆在餘杭每鷺掌鮓入國門不下千餘罐子而王黼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稱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尚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

○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亶斥為赤岸監



酒稅其後召還有謝啓其間一聯云三年去國  
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  
傳誦而亦不免爲有識者所窺也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  
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  
公呵佛罵祖蓋欲東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  
意用之嘗以問東坡東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  
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  
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紹聖間

章子厚用爲中書舍人謝啓力詆元祐以來代  
言者其略有二蘇狂率三孔濶踈之語韓儀公  
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橐出相  
度河事崇寧初蔡京召爲翰林旋踵丞轄見物  
論多不與與京時有異同臺諫視京風旨乃交  
擊之後因星變大赦牽復知鄂州遂於到任謝  
表盡敘京所更張政事以稱頌聖德其大略云  
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民圜  
土聚徒鄉之惡學校驅迫者違其孝養之心保



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於星火逮捕  
 遍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蠲罷可謂崇寧之孝  
 治真為紹述之聖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  
 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為京所切齒而自此有  
 相望矣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峰與池陽接境在郡西  
 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  
 其名山有溫泉其色紅其源可瀹卵劉宜翁嘗  
 遊焉題詩寺壁其略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

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只與山間眾水  
 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為提舉  
 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  
 出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

論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租庸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今又大更張不原其本歛愈重民愈困為害凡十又言變祖宗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童惇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內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誕慢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可特勒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



楚山書屋  
卷之六  
朝地土狹於漢唐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沉厚有識量進止詳雅兩朝定策皆為元勳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蓋言其事也歐陽文忠公作畫錦堂記咸以示晁美叔秘監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于斯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

獨閑暇如安平無事真不可及也

○世傳瑤球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為周靈王太子晉世以為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為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宋導其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辭語儂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俗子所為也俚俗乃以為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



而不疑者吁可駭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蓋宗王也丙午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時獨竊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爲可信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叅告否魯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寬報介甫且速出叅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叅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



入對辨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魯公致政  
孝寬遂驟用前輩知熙豐事本末者嘗爲予言  
當此時人心倚魏公爲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  
微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既久則羽翼已成裕  
陵雖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爲  
之遊說者衆也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  
清獻異同之迹必不肯與介甫爲地孝寬之進  
他人之子弟不與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  
阿誰教汝鬼擘口子由無語蔡新州將貶晁美  
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却理亦宜但不以言  
語罪人况嘗爲大臣乎今日長此風者他日雖  
欲悔之無及矣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蓋蘇子容所  
造也古謂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爲羲和之舊  
器漢洛下閎東京張平子蔡邕吳王蕃劉耀光  
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晁崇皆璣衡遺法而所  
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  
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



而悟于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爲大宗伯於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筭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焉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筭象因星鑿竅依竅如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曆翁聚觀駭歎蓋古未嘗有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爲成書上之詔藏於秘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爲秘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

聽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爲言於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無一人敢與此器爲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寢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裡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湏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字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竒麗信晁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竒恠今晁傷竒太早可



楚山書屋  
卷之八  
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  
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  
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  
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裴論文及東  
坡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  
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  
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  
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

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略云後  
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  
易吾齋爲廐庫厨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訪  
其齋則已爲馬廐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  
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  
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今以其記龕之于壁



曲洧舊聞卷之八

曲洧舊聞卷之九

宋 朱弁 少張 撰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  
 之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歸省故廬獨留中牟  
 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姍舊其結句云一時雞犬  
 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  
 徧滿臺館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  
 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未幾果罷自



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  
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  
緣并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  
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  
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叅寥座見宗子士  
暕以此問叅寥叅寥曰此陳無已之論也東坡  
天才無施不可而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  
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已此論施於

黃州已前可也東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  
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已近來得  
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絕舌吻常云此老  
深入少陵堂與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  
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叅寥此說三十餘  
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  
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簣事介甫於倉卒間進  
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床策之際君子



以仁循理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  
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  
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蓋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  
獻其實弩也以檠為身檀為弰鐵為鎗鐙銅為  
機麻索繫札絲為弦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  
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斡有司鋸榆呈上曰此  
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

## 獻

仁宗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為歌詩為集賢校理日  
仁宗讌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  
為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  
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于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  
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  
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



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埴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呂寶臣公弼以爲不可且論其曲折乃止

○孫瑜字叔禮宣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徹其像以裴

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於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如菌可以爲菹民賴以充饑蓋前此不聞也

○雒中舊有萬花之會歲率爲之民以爲擾李師中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爲富韓二公所惡新法初行師中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亦爲士論所鄙師中字



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錄定州北平縣主簿李竦子爲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爲三班差使竦因開濠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

○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



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  
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  
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  
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可以通  
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  
大名人舉進士頗為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  
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  
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為兵馬  
都監拆而為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  
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茲事士大夫喜  
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  
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時爭傳誦惜不見其  
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  
萬自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旦上按  
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寮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



門闕諸軍還營奏樂于樓下

○蔡寬夫侍郎築室金陵鑿爲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間有灰又得朱漆七筋數十其旁皆麤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何也舊聞其子擇言親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蓋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懷杓今謂之打瓢以聽亦猶

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

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

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

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

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

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

科而友生果被黜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  
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  
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  
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  
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  
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効之至有不治他  
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  
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  
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  
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傅崧卿給  
事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群仙所遊清  
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  
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經耶一坐  
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  
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  
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  
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



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為稱譽反類啓事稱美

○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為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為中書舍人嘗論之

○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紀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

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自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闕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也類以



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蹟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廢予在館中時見重修

哲宗實錄其舊書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欲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讀之不能使人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有私所記多不肯輕出之予謂欲廣異聞者當聽人聚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

狀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

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



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石刻之字險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譎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

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坐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即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



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近歲有一二少年雖開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規矩好奇尚恠遇事輒發其書字尤任意本欲以爲高而不知自陷於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輩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上寫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

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是日齋誠密記其詩後藏其曾孫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



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理固有不可盡信若以王文正之事準之可以無疑矧莊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職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在官初不以所嘗經歷爲下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爲知制誥坐繳李定中丞御史詞頭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諭使請外官閑局蘇公曰方以罪謫

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豐以階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謫奪職非守郡則領祠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既復舊官領祠然纔承議郎所至與人敘位必謹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謁鄉人趙駿朝奉坐未久有張基大夫者繼來劉與之敘官張雖辭讓既不獲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堂中適張基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



正當房門之衝風吹吾項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偃然以達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責降之本意矣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之九

曲洧舊聞卷之十

宋朱弁少張撰

○仇念徽猷自言頃年嘗為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為何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為曰為薪耳又問鬻之得幾



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已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鸛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勅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

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將軍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予



楚山書屋  
卷之十  
謂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綴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以後皆有之唐

以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國朝常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爲宣徽使元豐廢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任執政予謂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綴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爲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爲學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即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



越山書屋 卷之十  
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爲榮其  
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爲狀元熊孔目  
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  
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欣  
豔爲學者益深每科舉嘗至數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  
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  
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無  
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

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  
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  
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  
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  
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  
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敘子固  
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  
價故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



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潁時有劇賊尹遇者久爲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賊當力言于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既謀知遇所在則躬率衆往手戟刺而獲之東坡即條上其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爲言于朝請

以年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爲直方賞亦不聽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爲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謂也且既仕矣不磨勘豈足爲高使東坡而出此何其淺耶司馬辭樞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論每三年一次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溫公爲是言豈害其爲廉讓而更求加之未見其非飾



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為人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為職官四也仕今為從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桑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為榮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况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格紹聖中歐陽叔弼棊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



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  
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  
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諺俗無忘遺  
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  
鵠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紹之輒能辨其  
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符堅  
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  
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

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  
以食之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鶩  
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  
時咸以爲知味與玉汝白鵠事正同此非有法  
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  
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于千載之上以此  
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童童如是故信之者寡  
耳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



德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掇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余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秘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倨坐對之張九成子韶遽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也范不能對余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其跪起不疑而况坐立之間乎世既以爲常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既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

從孰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凌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年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褥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尚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



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  
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  
類是也東漢光武即位之初以讖文用王梁自  
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  
中郎將自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卿  
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  
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  
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  
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賓尉

俄復召爲監察御史嚴瓊自天官侍郎同平章  
事貶琰川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  
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罕此比然  
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  
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  
牧守稍厭恩則去之常袞自門下侍郎平章事  
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換秩姜公輔自諫議大  
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謁宰相求  
官聞德宗怒惶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別駕



凡此類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粗惡一無所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王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

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筋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然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偽云



曲洧舊聞卷之十終

附錄

王明清揮麈第三錄第三卷首云朱弁字少張  
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  
爲學官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  
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  
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  
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  
在虜庭因正道之歸賚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  
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



龍髯而未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恤其家  
留匈奴凡十九歲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  
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以終  
旅殯于臨安朱元晦以其族人爲作行狀而尤  
延之作誌銘遷葬于西湖之上有聘遊集三十  
卷曲洧紀聞一書事多出晁氏之言世頗傳之  
及與張洪爲輶軒唱和集紹熙末年朝廷錄其  
孫爲文學云

曲洧舊聞附錄終





